

著作者说

找回失去的四季

□鱼山

近八年来,在我醉心经营《幻园》中山水园林的同时,草间世界也在时间的缝隙里悄然生长。同一支画笔下的两个世界,一大一小,一静一动,一个认真爱较劲,一个调皮无拘束,竟也相映成趣。幻园世界的建构为草间提供了“可居可游”之地,草间世界的逍遥玩乐则帮幻园诠释了自然真趣。

注目草间,我总想为它多引入一些真实世界的线索,好让人与这个想象中的小世界产生更多共鸣,可将身心都托付其中。故而,在《草间居游》中学会了将身体安放草间后,我又完成了《草间情话》,希望把真实世界中的情感也郑重纳入,让大家能在梦想中的草间世界里获得真实的暖意。再之后,我尝试营造更多草间日常,它们关乎饮食、耕读、游戏——人间的万千景致,草间也希望与之平行参照。每每沉浸草间,我就像迈入了一座小小的桃花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管专注于眼前这一片勃勃生机,感受自然之趣随时间的流淌活泼涌现,每处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小景致在我眼中都独具妙趣。

论及景致,无论园林或山水,总要涉及花草树木、风云雨



《草间四季》
鱼山 绘著
铸刻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雪,需结合四季的物候变化来谈。前年我欲依明代高濂所著《四时幽赏》画一遍杭州的春夏秋冬,四季各有一十二景;待到实地考察,才发现即使站到了书中所描述的地方,若无当季特有的风花雪月,眼前所见与高濂所描绘的风景终是千差万别。可以说,与自然有关风景是由时间定义的。

去年初春,我从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搬到上海,南北的差异让我对时间的认知更为真切。北京春天来得晚,但从一派枯败到鹅黄新绿跃上枝头,却比常绿乔木众多的上海要来得

振奋人心;上海早春开始活动的花鸟鱼虫种类多,时令蔬果也上得早。北京夏天白昼长,时有暴雨冰雹;上海入夏后会有黄梅天、台风天。北京的秋色斑斓;上海夏秋过渡没有那么分明多彩,却也清爽宜人。冬天呢,就看有没有大雪,一旦下雪,北京就是银装素裹的雪国盛景,这在上海是难得一见的。

因为一直坚持画画要与生活经验紧密联系,我每年草间的小画基本是循着自己生活的轨迹而作的,花花草草看见什么画什么,蔬菜瓜果吃到什么画什么,画作中的时间与生活中的时间大体是同步的,无意间恰可呈现春夏秋冬乃至二十四节气的许多自然特征。草间的春天,和风暖阳中万物萌动,有奇异的草莓可以采摘,有古怪的浪人悠游四方;草间的夏天,万物喧闹,虫鸟们觅食争斗,果蔬挂满枝头,暴雨一来,大家便在雨浪中游戏逗趣,还有大片瓜田和清香荷风;草间的秋天,果实满地,大家忙着收获与分享各种难得的美味,其间总有一对侠骨柔情的刀客出没;草间的冬天,大雪纷飞中有人开路修屋,有人互助觅食,忙累了大家便聚在一起喝茶聊天嗑瓜子,吃饱喝足,再相约去草甸雪原滑雪溜冰,直到在雪地

里生起守岁的炉火,一起迎接新一轮新的四季……

于是,在与铸刻文化的编辑们反复沟通之后,有了这本《草间四季》,此间不只有草木枯荣、四时风光,还有围炉欢聚、酒暖茶香。在不便出游的日子里,我希望喜欢这些小画的朋友们能在草间的陪伴和指尖的翻阅中,触碰到草的芳香、雨的味道、大地的生息、生活的真趣,在这方允许我们暂时忘却时间的小小天地里,找回失去的四季。



闲闲书话

读书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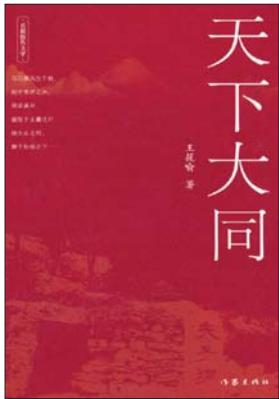
“天下大同”的时代剪影

□清平

报告文学《天下大同》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习习儒风孔子潮、尼山重光、“两创”新儒家、上世命运共同体四个部分。作品以丰富多彩的文学笔调,系统刻画了在文化“两创”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当代儒者群像,同时记叙了以建立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为标志,实现世界儒学中心回归齐鲁大地的非凡历程,并站在全球角度,对“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协和万邦,和衷共济、四海一家”理念和“天下大同”的理想进行展望,从而揭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性、迫切性。

《天下大同》的作者王筱喻早年长期在部队和地方从事新闻宣传工作,酷爱文学、书法与国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报告文学,曾在《报告文学》《山东文学》等发表多部作品。这十多年来,他又进入一个文学创作的高峰期,而且其作品多围绕民间儒学题材进行。

如何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之光,守护好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有效对接?如何在利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克服困难、加快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儒学蓬勃发展。民间儒学可以理解是在民间、在日常生活中世界里的儒学,或民间组织推动发展的儒学,既包括乡村儒学,又包括城市社区儒学,还



《天下大同》
王筱喻 著
作家出版社

包括各地书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标,是使儒家文化的做人做事之道即儒家仁义之道在国人的心中扎根。

2013年3月,王筱喻的青州老乡、中国社科院儒学研究中心赵法生教授邀请他去曲阜尼山圣源书院,参加“海峡两岸四书五经高研班”。他得以密集接触《大学》《道德经》《论语》《孟子》《周易》等国学经典,并“经常坐在尼山夫子洞前与古人对话、与圣贤交流,也与自己的灵魂博弈”。其间,王筱喻还与国内外儒学界大咖广交朋友,出席参加儒学活动,受益匪浅。

紧接着,一个重要节点出现了。2013年底,中央发出了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

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基础与条件”,并提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目标。那么,究竟如何转化,怎样创新呢?作为生长于孔孟之乡且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作家,王筱喻基于自己接触民间儒学的经历有感而发,随即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作品《习习儒风孔子潮》,书写儒学发展,刻画儒学人物。2019年4月,《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在头条推出了这篇文章,引起业界关注。

从创作动因看,《天下大同》实际上是包括《习习儒风孔子潮》在内,此前作者一系列儒学题材作品的延续和迭代。2019年6月,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山东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王筱喻报告文学《习习儒风孔子潮》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在会上提出:“这部作品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大题目,它不是单纯讲文化,而是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盛发展的重大课题,所以说非常有价值,因此建议作者对这个题目再扩写得再宽宏、更厚重一些。”这番话成为激励王筱喻继续深挖儒学题材的直接动力。

这的确是一个宏大的题材,不仅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且还是理论和学术问题,政论性和思想性极强。为此,王筱喻又做了大量扎实的采访和积累工作。在《天下大同》中,作者从“道”的层面正本清源,澄清了世人对孔子和儒学的许多误读。在此基础上,聚焦许嘉

璐、王学典、杨朝明等一大批致力于民间儒学的学者,用生动鲜活的事例,刻画了当代儒者的群像,为儒学现代化立传。

然而,若只行文至此,作品还似乎不足以支撑“天下大同”的命题。《天下大同》的写作,恰逢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人类面临百年不遇之大变局,这给作家带来了更多直击灵魂的启迪。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长,人们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等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现代人也经受了种种“病变”,不确定性、不安全感在增强。王筱喻就此进一步拓展了创作视野,围绕“世界大同”“美美与共”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融汇展开书写,从全球和全人类的站位去观察儒学,试图以儒学现代化寻求普世难题的答案。至此,《天下大同》方成逻辑闭环。

报告文学,不是机械地展现真实的社会历史事件,也不是对各种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要借助真实的人与事,从外部枝节看到内部核心、从现象看到本质,从有限看到无限,传达作者的观察和反思。短短十年,正视儒学的现代价值、推动文化“两创”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天下大同》久久为功地全景式记录了这段时代发展脉络,体现了报告文学的独特价值。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今,文化“两创”如火如荼,“天下大同”亦方兴未艾,相关主题的文学创作,特别是报告文学创作仍大有可为。

□王淼

早年买书,书钱基本上都是东挪西凑而来的——学生时代自然不必多说,只能从牙缝里勉强挤出一二点买书钱,每次买书,都要经过反复思量、一再权衡,哪本书可买,哪本书可不买,哪本书必须拿下,哪本书可以暂缓……即便是工作以后,那点微薄的工资依然是捉襟见肘,当然,也依然无法完全满足我的买书的欲望,其间究竟有多少次在书店里辗转徘徊,究竟有多少次狠心割舍了想要的好书,实在是一言难尽。

少年时代,我曾经与同学合谋,偷取家中的粮票,用倒卖粮票的钱买了一套巍巍的《东方》;后来又曾经偷取过父母的国库券,用倒卖国库券的钱买了一套精装的《全宋词》。说来惭愧,自从爱上书,居然从来没有体验过无所顾忌、放手买书的痛快淋漓的感觉,走进书店,总是感觉到手上的钱有限,而喜欢的书却是无限——这本书也想买,那本书也想买;这本书无法割舍,那本书同样无法割舍。面对着一向不知匮乏、乃至有点贪得无厌的自己,最后只能无奈地收手,怀有一种喜悦而又不无遗憾的心情离开书店。

近读明人吴从先的《小窗自纪》,从中读到了这样一则典故:“王百谷云:‘余钱但买书’。若待余钱则天下目枯久矣!予且移待之举火之钱,纳之书肆,尝曰:‘移钱且买书’。”是余钱买书,还是移钱买书,其实涉及买书的两层境界。王百谷认为,有了多余的钱就可以去买书,吴从先则认为,如果等到有了多余的钱才去买书,那么天下读书人的眼睛都得等瞎了。而吴从先本人的做法,是将自己的饭菜钱节省下来,拿去买书,且名之曰“移钱且买书”。我读及此处,大有吾道不孤之感!